

婚姻家庭

孩子究竟是夫妻二人的爱情结晶,还是婚后家庭纠纷的导火索?当80后小夫妻汪露露和吕森在婚后第二年迫不及待地要了孩子以后,他们才发现原来理想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都说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直到宝贝儿子霖霖的降生,汪露露才发现孩子不但是生活中的枷锁,更是一台“金钱粉碎机”。她焦虑、烦躁、易怒,时不时还因为琐碎的小事找茬和好脾气的吕森争吵。在这一波三折的育儿过程中,汪露露逐渐体会到初为人母的苦涩酸甜……

这个孩子对汪露露来说怀得太不容易了

当羞答答的汪露露怀揣4个验孕棒回家,她彻底明白为什么每次让吕森去药店买避孕套的时候,吕森都是带着满脸的窘态回来向她诉苦。

“以后这东西由你来买吧,我实在是无法面对药店里那一双双火辣辣的眼睛,尤其是当我走向柜台的时候,如果有块东西能挡住我的脸就好了。要是非要用的话,先弄清楚哪里有投币自取的,我宁肯打车到那儿取,也不想药店里的营业员怎么都是女的呢?”吕森皱着眉头抱怨着。

只要听到这些话,汪露露总是恶狠狠地顶撞回去:“你个大男人怎么这样啊,自己要用的东西自己不买居然还大言不惭地让老婆买。亏你想得出来!我什么时候让你帮我买过卫生巾?这样吧,公平起见,如果本夫人帮你买了避孕套,那你不是也可以考虑考虑帮本夫人买卫生巾?大家你来我往,谁都不会亏欠谁的。”

吕森做梦都想不到汪露露能将避孕套和卫生巾这两样东西联系在一起,难怪一直以来自己总是被这个小丫头欺负,这小脑瓜子转得也忒快了。知道自己占不到便宜,吕森抢先回答:“算了,不用了还不行吗?我给你算一笔细账,你看,一小盒避孕套起码要30多元吧?买便宜的用着不舒服,贵的用完了扔了还不忍心。你说,发明套套的人怎么就没考虑到它的再利用价值呢。都说浪费就是犯罪,你说,我们是不是在浪费,我们是不是在犯罪?”说完这句话,他讨好地将汪露露搂在怀里,用力地抱了抱。

不得不承认,吕森这些话说不无道理。工作这么多年,工资没涨,物价疯涨!房价疯涨!只要是生活必需品,没有一样不涨的。就凭吕森和汪露露两人每月挣的那点儿钱,别说是日常开销,就是看场电影都要权衡利弊。要不是汪家父母帮忙买了房子,小两口这辈子就别想换大房子住,现在日子过得紧一些,也是为了下一个阶段的目标而奋斗。

买房、买车、生娃娃是汪露露的人生三大目标,目前仅仅完成一个,还不够。如果这次真的怀孕了,是不是要给吕森一个惊喜呢?毕竟又一个目标要提前实现了。

吕森没办法解释清楚,汪露露的一句谎言居然可以把全家人都弄得紧张兮兮的,这都是哪跟哪儿呀?

吕森回家前,汪露露已经将验孕棒藏在皮包的暗格内。他发现汪露露又开始对着小红疹子做危险动作,于是教育了她一顿,紧接着挽起袖子到厨房做饭去了。

望着吕森的背影汪露露想:“我真是好命,居然嫁了这么个多才多艺的老公。和不顺心的工作比较起来,这个生活啊、日子啊、婚姻啊,还真好美好,好幸福!起个包又算得了什么?大不了晚上再让他治一下好喽。”想到这里,汪露露嘿嘿地坏笑着。

吕森做饭的手艺真不错,一顿饭下来撑得汪露露有早早躺在床上睡觉的欲望。可有心事的人,岂能说睡就睡?夜里,汪露露失眠了。她不停地在床上翻来翻去,忽然觉得真出现问题了——晚饭吃得似乎太多了。

好不容易熬到凌晨3点,昏昏欲睡的汪露露觉得有些尿意,于是开始实行计划。她悄悄地从床上爬起,借着微弱的月亮从皮包的暗格中摸出一枚验孕棒,蹑手蹑脚地走到洗手间做试验。当验孕棒在放入尿液的小盒中停留五分钟后,汪露露发现上面仅仅显示了一条淡淡的粉红色的横线,于是她安心地返回床上抱着睡熟的吕森也开始大睡特睡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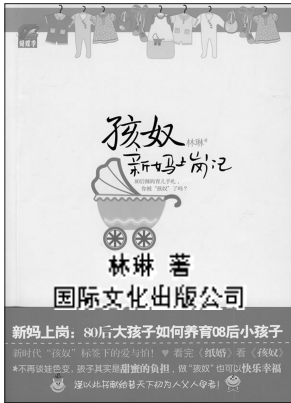
睡醒后的汪露露一个人在家实在是闲得无聊,于是开始干起家务打发时间。不过令她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此时此刻,吕森那颗幼小的种子不知不觉中已经在汪露露的体内开始生根发芽。

打扫了三个小时房间的汪露露觉得累了,累得简直都要背过气了。她决定休息一会儿,可就在站起来的一刹那,腰部有刺痛感。尽管不相信这就是怀孕的征兆,但她还是拿验孕棒又验了一次,哪知,这次真的有了结果——汪露露怀孕了。

的确,这个孩子对汪露露来说怀得太不容易了。其实婚后这两年,每当汪露露陪同吕森回农村老家的时候,总会受到不同人事的盘问。

就像在今年吕志坚66岁大寿的寿宴上,吕森年近90岁的外婆当着众人的面敲着饭碗对汪露露说:“我说二小子媳妇,在这儿多住几天吧。明天让二小子他妈带你上村后面的牛叔家抓几服药吃吃。好用的,我们前村老下家的儿媳妇吃完以后就怀上了,还是个大胖小子。你和二小子结婚这么多年都没孩子,再不怀上一个真是对不起老吕家的祖宗了。”

汪露露机灵,她不慌不忙地放下筷子拉着外婆的手慢声细语地解释:“姥姥,您不知道吧,我们城里的医院可比这里的好多了……”听到这里,吕森以为汪露露会想出更为委婉的方式向老人说明原因,哪知听到后半句的时候,却被呛到了。



官场风云

304位各级别官员,84起官场风波,66个党政部门,23次微妙的调动与升迁,交织进一个普通公务员的命运——侯卫东的这本笔记,将带您深深潜入中国公务员系统庞大、复杂而精彩的内部世界,从村、镇、县、市一直到省,随着主人公侯卫东的10年升迁之路,逐层剥开茫茫官场的现状与秘密。

侯卫东参加了党校青干班

来到办公室,任林渡推开了办公室,镇静地走到了郭兰身边,道:“郭兰,你好,我和侯卫东是青干二组的。今天晚上想请你吃晚饭,向组织部领导汇报思想,不知你有空没有?”

郭兰有些摸不着头脑,正想拒绝,眼光扫过侯卫东,她突然愣了愣,随即道:“那恭敬不如从命。”

晚餐选在距离党校不远的知味馆。任林渡点了牙签兔肉、珍珠糯米骨、泡椒童子鱼三个主菜,配上了豌豆尖汤、红海椒炒牛皮菜和麻婆豆腐,色、香、味俱全,令人食欲大开。任林渡有了追求郭兰的动机,吃饭之时话就特别多,妙语连珠,郭兰笑了好几次。侯卫东很低调,不太说话,他只觉得郭兰面熟,却总也想不出在哪里见过。

郭兰眼角余光总是有意无意地扫视着默默无语的侯卫东。刚才在办公室,她一眼就认出侯卫东正是在学院后门舞厅遇到的年轻人。

6月2日是郭兰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当时她正在积极准备考研,收到了相恋多年的男友从美国寄的一封信。信很短,只有一页,男友大概受了美国人影响,在信中直截了当提出了分手,连理由也没有。

郭兰剪了短发,形象变化极大,侯卫东虽然觉得面熟,却无法把组织部综合干部科郭兰跟舞厅里的长发白衣女子联系在一起。郭兰观察侯卫东的表情,知道他他没有认出自己,就把这个秘密深深地埋在了心头。毕竟,那天晚上的亲密举动是一件让人脸红之事。

吃完饭,任林渡不容分说地充当护花使者,送郭兰回家。侯卫东不愿意凑热闹,一人回到了寝室。

他躺在床上,抽着烟,细想着自己的

尴尬处境,刘坤的春风得意,任林渡的八面玲珑,这让他感慨颇多。

青干班的日子过得很快,似乎才开班就就结束了,侯卫东原来对青干班还怀有幻想,期待会出现奇迹或者转机,直到结束,奇迹都没有出现,他从哪里来还得回到哪里。除了多认识几位美女外,青干班的日子平淡无奇,远没有在上青林修路有趣。而且,同班上的后备干部相比,侯卫东的处境是最糟糕的,这让他产生了不可抑制的沮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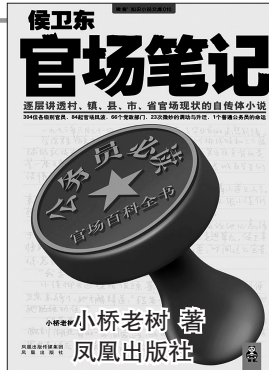
1993年12月底,益杨县召开了“交通建设年”动员大会。县委书记祝焱将交通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亲自审定了动员大会方案。因此参会人员层次很高,包括在家的所有县领导,各局行一把手、各镇党委书记、镇长和分管领导,还有县属企业负责人、沙州市驻益杨各单位负责人,会议时间则是罕见的两天。

青林镇在召开动员会以前,不等不靠主动开始修路。祝焱亲自点将,让秦飞跃镇长在会上作了交流发言。交流材料由粟明亲自执笔,着重阐述了镇政府一班人对于修路的认识,并提出了“要致富,先修路”的口号。

尽管这个口号平淡无奇,得到了马有财县长充分肯定。作为1994年大办交通的标准口号,马有财在会上表扬了青林镇三次,还特意奖励青林镇20万元。

专项会议的第二天,县委书记祝焱作了重要讲话,他和马有财一样,充分表扬了青林镇不等不靠的思想:“也许有人说,修条泥结石路有什么值得表扬。确实,泥结石路上不了档次,可是这条路解决了7000人的通车问题……更为可贵的是青林镇党委政府一班人不等不靠、自力更生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我们什么事情办不成。”

赵永胜和秦飞跃在大会上大大地露



了脸,镇里又得了20万元的实惠,心情自然不错。

等到赵永胜走了,粟明跟着秦飞跃出了会场,秦飞跃对司机小吴道:“你回去吧,今天我来开车。”秦飞跃在乡镇企业局经常开车,技术也不差,他开着车直奔益杨宾馆。

农经站黄永革、白春城带着企业老板周强在益杨宾馆开了大雅间,专门等着镇长秦飞跃。秦飞跃满面春风地来到了益杨宾馆,坐下来以后,道:“专项会议能开两天,少见,可见县政府对交通建设的重视。”

粟明见秦飞跃心情不错,建议道:“上青林修公路,侯卫东功不可没。他在县党校参加青干班,听说今天是结业典礼,干脆把他叫过来一起吃顿饭。”

侯卫东跟着白春城到了雅间,除了镇属火佛煤矿厂长周强,其他人都认识。饭后活动时,侯卫东出来透气,碰见粟明。两人各自抽烟,火星在黑暗中闪闪发光。

对于侯卫东被分配到上青林的原因,粟明心里清楚。

赵永胜有个侄女是今年大学毕业,他准备给其侄女弄一个行政编制,做了一些工作。可是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其侄女虽然如愿到了交通局,却是事业编制,而且在养路段。为此,赵永胜颇为不满。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侯卫东被分到了青林镇,组织部门事前没有给镇里面打招呼。于是,侯卫东成了赵永胜的出气筒,被一脚踢到了青林工作组。

重温历史

34年前,我国京津唐一带出现了地质异常状况,国家地震总局为了加强地震监测,派青年地质工作者周海光赴唐山任唐山市地震台台长。因为坚持自己的监测结论,周海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与政治圈套;与市长女儿向文燕的爱情,却让他背负沉重的心理压力。最终地震发生,证实了周海光的预测,而他与文燕却生死相隔……

向国华把周海光紧紧地护在身下

周海光一头栽在地上,口袋里掉出一块女式手表。郭朝东捡起来那块表,嘴里仍在喊:“打死他。打死他。”

周海光慢慢爬起来,血糊住眼睛,耳朵、鼻子、嘴,都在流血。刚爬起来,一个青年举起一棍,打在他的头上。他再次栽倒在地上,蜷成一团,不动。

周海光在打击下又动了起来,爬,眼前没有人影,只是一片血光,他面对一片血光跪下,暗哑的嗓子发出低微的声音:“打吧,你们应该打死我,是我对不起唐山人民,是我对不起唐山呵……”“住手。”

人群中突然有一个人冲出来,扑到周海光的身上,用身躯护住他。砸下的棍棒石块都落到那个人身上。

护住周海光的是向国华,向国华把周海光紧紧压在身下,自己的身躯承受着那些棍棒石块。人们住手,一个青年指着向国华问:“你是谁?你为什么护着他?”向国华慢慢坐起,擦嘴角的血,看着愤怒的人们:“你们都给我住手。”向国华愤怒地大喝:“同志们,唐山的父老兄弟们,我是市长向国华,这些都是我的错,与地震台无关,是我对不起唐山父老,你们不能打他,要打,你们打我……”向国华大吼着,跪在大家面前。人群静默,人们呆了。



一位老人上前,扶起向国华。向国华站起:“地震台的同志没有错,他们的亲人和大家一样,也在遭受地震的折磨,可他们不顾亲人的安危还在坚持工作,同志们,地震无情人有情,砸死的人已经够多了,难道还要杀死一个没有被地震砸死的人吗?”人们无声地扔掉手里的棍棒石块。

向国华看到郭朝东:“郭朝东,你怎么在这里?”“我……我……”郭朝东低头:“你马上回指挥部候处理。”向国华说:“海光,这不是你的错,不是你的错。你要振作起来。我需要你,唐山需要你,有那么多的事情需要有人去做,还有余震在威胁着我们,我命令你到抗震指挥部来,我们要尽最大的力量把死亡人数降到最低。”周海光的眼里有了泪水。

文燕跑到大门,大门已经成为瓦砾堆,几步即可迈过,但是她发现出不去了,整个医院大楼前面的空地已被伤员占满。看到向文燕,一个姑娘像见到亲人,翘翘翘走过来:“医生……救救我……”说完,倒在了地上。文燕呆呆地看着眼前的惨状。

陈医生、丰兰和另外三名护士也由废墟里爬出来,走到文燕身边:“文燕姐,你还活着。”丰兰拉住文燕,要哭。“丰兰,别哭,我们活下来就好。”文燕也拉住丰兰。“向大夫,你看这么多受伤的,我们怎么办呀?”陈医生说。

陈医生的话被周围的人听见,听见的人大喊:“我们有救了,这里有大夫,有活着的大夫。”人们如潮水般涌过来,把他们围住,数不清的七嘴八舌,听不清谁说的什么,但是能感觉到,他们都在企望能够有人给他们医药,给他们治疗。

可是,他们只有几个人,没有器械,没有药品,连一张桌子都没有。在众人的祈求声中,向文燕一时想不出任何办

法,而陈医生和护士们又都看着她。见她无语,人们不再挤,也不再嚷,人们静下来,静得出奇,不知是谁带头,人们静静地跪下,扶着、抱着他们奄奄一息的亲人,跪下。

“大夫,大夫,救救孩子吧,我们全家就这一根独苗啊……”一位老大爷抱着已死的孙子,跪着,哭着,叫着。“救救啊……”众人都哭起来,哭着叫。向文燕的眼泪落下来。陈医生和护士们的眼泪也落下来。

“大伙都站起来呀,你们这样,我们的心都要碎了。你们站起来听我说,我们大家要振作起来,你们先把亲人放下,医院的药品器械库塌了,现在大家只有一起去挖,把药品器械挖出来,你们的亲人才有救。”向文燕大声说。“大夫,我们去扒,我们去挖。”人们嚷。“能把把力的,跟我走。”陈医生含泪一呼,很多年轻人她走了。

文燕对丰兰说:“丰兰,你带人去找几张桌子,当手术台,看看其他还有能用的东西,也都搬过来。”“能动的跟我走。”丰兰也含泪叫,一群人跟着她走了。“你去找一辆能拉水的车来。”文燕对一位护士说,护士答应,跑步走了。“你跟我去选择场地。”文燕对一位护士说,护士跟着她走。

中南海会议室里,几位中央首长焦急地在地上走,时而小声说几句话,工作人员全都不出声,空气紧张。

一位军人领进老李、老曹和司机小崔,几位首长迎过去,把他们抱住:“唐山的同志,你们来得好啊。”一位首长说。老李拉着首长大哭:“首长啊,唐山平了,唐山全平了。几十万人压在下边啊,快救唐山啊。快救唐山啊。”几位首长震惊,眼圈也都红了。